

■工友情怀

隧道深处的守望

□刘雅华 文/图



老鲁是线上的领工长，负责六条隧道的日常维修和养护工作。其中，最长、最难养护的伊尔施隧道，全长1900米，成了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别说维护，单说在黢黑的隧道里行走就怪让人害怕的。

隧道的冬季偏长，有八个月的时间是冬天。昏暗幽深，手电筒的光亮照不了多远，像萤火虫发出微弱的光在洞穴里飞舞。寒气从四面围裹着隧道里的一切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今年几个刚入职的年轻人，没干几天就跑了。

可老鲁一干就是八年，这八年间往返这六条隧道之间，从春夏到秋冬，也走到了人生的暮年。

老鲁说：“伊尔施隧道是伊阿线上所有客货列车必经之处，

每天必须死看死守。”老鲁直言快语，言语中透着一份自信和坚定。

老鲁干工作还是有一套的，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

那年春节前，工区管内的2号隧道检查井下的排水设施，因保温不良而结冰堵塞，地下水无法排走，井口因水结冰而冻胀，致使井口外忽然大面积积水，积水淹没道床，冰冻了线路，隧道内的“汪洋”变成了“冰河”。老鲁不畏困难，率领职工排水、刨冰，连续奋战3个昼夜，最终化险为夷。想来工友们至今仍心有余悸，一刻不敢放松。

隧道除了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视外，老鲁还做了很多的有效对策。比如说，老鲁给隧道的检查井穿上了“棉衣”，加装了泡

沫板；给关键的检查井内增设了钨丝灯，还在冻害最严重处，铺设了加热管，有效地预防了线路冻害的发生。

伊尔施隧道有33个检查井，平均每60米就有一个，并且都设在线路中心，维护难度较大，过去1250米处至1480米处经常发生冻害，通过采取这几种方法后，没发生过一起冻害。

老鲁说，工作再苦再累他都不怕，最难的是想家，最愧对不住爱人、孩子和父母。

这些年，家根本照顾不上，全是爱人一个人照料，尤其是春运关键时期，几乎把单位当成了家，今年三十儿又是老鲁的班。但，老鲁无怨无悔，看着一趟趟列车安全驶离隧道口时，老鲁的心才会安宁。

■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日落风吹鸟归巢，身在井下不知晓。母念妻等娇儿盼，披星戴月深夜还。这就是矿工一家人的真实生活。

(一)

“妞妞，进来吧！都快在那儿坐一下午了。”在屋里正忙着做饭的妈妈叫道。“不，我等爸爸回家！”

叫妞妞的小女孩刚六岁，穿件白花上衣，方格短裙，扎着两条羊角辫。红红的小脸天真可爱，长长的睫毛遮掩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。此时，正坐在大院门槛上仰着头，双手托着腮帮，呆呆地看着快要落幕的夕阳。

下午，放学回家吃过饭，妞妞就换上了上星期天爸爸、妈妈刚给自己买的新衣服，坐在门槛上等爸爸回家。这月，爸爸上中班，每晚回来妞妞都已睡着了。早上妞妞起床上学时，爸爸却还没醒。妞妞只能轻轻地坐在爸爸的脸上吻一下，然后很不情愿地转身去上学。快一星期没和爸爸说话了，妞妞心里憋着好多好多的话想对爸爸说。今天星期五，明天不上学的妞妞决定今晚一定等到爸爸回来才睡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一弯新月悄悄爬上了树梢，星星也顽皮的眨起了眼睛。四周的山开始变得黑黑的、怪怪的、像野兽，又像恶魔。妞妞心里隐隐有些害怕，她咬咬唇，依然坐在门槛上等着爸爸。

“妞妞快进来吧，你爸还早呢，天都黑了，外边冷！”奶奶心疼地叫着出来扶起妞妞，祖孙俩迈着蹒跚的脚步往屋里走去。

(二)

地层深处，巷道尽头。偶尔一声滴答的滴水声外，四周一片寂静，漆黑一片。黑暗中两盏透亮的矿灯不停地晃动着。“真

沉，彪哥，歇会儿吧，抬不动了！”飞仔哈着腰。这小子刚来没多久，是来挣钱回家娶媳妇的，人挺机灵，就是身子单薄点。

“行，慢点放，小心别碰脚！”王彪边说边双手扶住开关慢慢地蹲了下去。刚放下，飞仔一屁股便坐在了潮湿的煤泥上，背靠着煤壁喘着粗气哭丧着脸说：“真点儿背，快下班了还烧开关。”“你就别怨了，注意点上帮，别掉块煤下来砸伤了你，那才叫背呢。”王彪提醒道。

“彪哥，你说咱们换好开关，走完煤打完锚杆，还能坐上人车不？要是坐不上人车走道出去，给查出每人罚款100元，那可冤死了。要不，到下班时还没干完活我们也不干了，索性坐人车出去得了。大不了完不成当班工作量一人罚100元，我们也不至于累个半死啊！彪哥，你说行不？”

“你小子别动不动就说什么死不死的，走窑人可得忌讳这个！”王彪冲着浑身冒着热气的飞仔低声吼道。今晚真有点背，刚开一会儿溜子开关就烧了。要真是辛辛苦苦干一班，到点完不了活儿或是坐不上人车，被罚那可真叫冤！100元钱够老妈半月的医药费；够给妻子添一件新衣服；够给孩子买好多学习用具；够自己一月的烟钱了呀！要是大家都加把劲儿没准能把活赶完。王彪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。

想到此时家中贤惠的妻子已做好了饭菜和长期有病的老娘，还有可爱的女儿妞妞正盼着自己平平安安地回家！疲惫的王彪浑

身突然蹿动着一股劲。他咬咬牙，猛地站了起来。叫道：“走，飞仔！”

“彪哥，再歇会儿吧！刚坐下呢就要走，反正这活也够呛！”飞仔嘟囔着懒懒地站了起来。

王彪心想“自己身为副班长，可不能和普通工人一样，遇到困难就泄气。”他把杠子伸了过去，留老长给飞仔。把湿透的汗衫从腰带里往外一拖，露着肚脐一躬腰说：“走吧，飞仔！你少抬点，咱们走快点，大家加把劲儿准能把活赶完，还能坐上人车。”“是吗？”飞仔顿时也来了劲。两盏矿灯又一前一后晃动起来。

(三)

夜，静静的，小屋依旧亮着灯。身披皎洁的月光，脚踏深夜的山风，王彪轻轻推开家门。

“彪儿，是你回来了吗？”屋里传出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“嗯，妈，你还没睡？”一股香喷喷的饭菜味扑鼻而来。

昏黄的灯下放着的母亲刚缝好的窠衣。屋里的电视还开着，妻子和衣躺在床上，不知何时已进入了梦乡。“我要等爸爸，我要等爸爸！”酣睡的女儿在喃喃梦语。

接过母亲沏的热茶，看着眼前的一家人。王彪心潮起伏，久久难以平静……

此时此刻，他才深深知道自己挣多少钱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每天能平平安安地回家。

平安永远是矿工一家最大的快乐和幸福！

盼 归

□白银兵



■图片故事

一件跨越了30年的宝宝服

□高伟 文/图

照片上的这两个宝宝，一个是我儿子高琨，另一个是我孙子高一诺。他俩穿着同一件宝宝服，时间跨度却是三十年。

记得那是上个世纪的1987年，我儿高琨刚满一岁。这件衣服是我姐姐给他做的，衣服胸口处绣上了孩子的名字，还有一个小白兔拔萝卜的图案，穿在孩子身上，显得活泼可爱。孩子大了，穿小了的衣服大多送了人，

唯有这件印着名字的小衣服我们还珍藏着。2016年6月，已经而立之年的儿子高琨也有了活泼可爱的宝宝，现在已经7个多月了。最近整理衣物，发现了压在箱底的这件小衣服，就拿出来给宝宝穿上。我把儿子和孙子相隔30年穿着同一件衣服的照片发在了朋友圈，大家看了都非常感慨。一件30年前的小衣服，将会是三代人的美好回忆和欢乐。